

第五十二卷

文類

第五十三卷

文類

升菴文集

全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二卷

論文

論文或尚繁或尚簡予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
 亦非也或尚難或尚易予曰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
 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
 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之曰該贍左氏相如
 是也而請客者頃刻能千言精者能簡命之曰要約
 公羊穀梁是也而曳白者終日無一字奇者工於難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命之曰復奧。莊周禦寇是也。而郇模、劉輝亦詭而晦。辨者工於易。張儀、蘇秦是也。而張打油、胡打鉸亦淺。而露論文者當辨其美惡。而不當以繁簡難易也。

陸韓論文

陸機文賦云：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韓昌黎云：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李元白文章如日月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古人論文之要也。近世以道學自詭而掩其寡陋曰：吾不屑爲文。其文不過抄節宋人語錄。又號於人曰：吾文布帛菽粟也。予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

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常戲之曰菽粟則誠菽粟矣。但恐陳陳相因，紅腐而不可食耳。一座大笑。

李華論文

李華曰：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臯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伋軻作焉，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遜矣。淪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浸以微矣。慎謂華之論文，簡而盡，韓退之與人論文，諸書遠不及也。特難爲，褊心狹見。

者道耳

李者卿評文

李者卿評文曰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余謂柳如泉未允易泉以江可也

蕭穎士論文

蕭穎士云六經之後有屈原宋玉文甚雄壯而不能經賈誼文辭最正近於治體枚乘相如亦環麗才士然而不近風雅楊雄用意頗深班彪識理張衡宏曠曹植豐贍王粲超逸稽康標舉左思詩賦有雅頌遺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絕無聞焉近日惟

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風于寶著論近王化根源此後復絕無聞焉近日惟
陳子昂文體最正蕭之所取如此可以知其所養矣

余知古論退之文

唐人余知古與歐陽生論文書云韓退之作原道則
崔豹吞牛享書作諱辨則張昭論舊名作毛顛傳則
袁淑太蘭王九錫作送窮文則揚子雲逐貧賦

韓退之遺文

孫何稱韓退之擬范蠡與大夫種書意出千古理振
群疑今集中無此文白樂天稱皇甫湜涉江文而湜
集亦無此文皮日休稱孟浩然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而孟集無此一首乃知古人詩文之佳者遺逸

多矣

柳文蘇文

郭象莊子注曰工人無爲於刻木而有爲於運矩主
上無爲於親事而有爲於用臣柳子厚演之爲梓人
傳一篇凡數百言毛萇詩傳云漣風行水成文也蘇
老泉演之爲蘇文甫字說一篇亦數百言得奪胎換
骨之三昧矣

唐宰相多能文

唐開元宰相奏請狀及鄭畋鳳池稿多用四六皆宰相
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美公謂楊

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相自草五代亦然至范質始除其煩辭故美公謂楊
文公曰予不能爲唐時宰相蓋嫻於辭也

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渟瀉發於
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
之驟至其雄詞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
泉之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駛奔
放若決江河而下也葉水心稱李巽巖之文曰風霆
怒而江河流六驥調而八音和春暉秋明而海澄岳
靜也魯點之瑟方希化人之酒欲清

古人文法有祖

古人文法皆有祖韓非內儲說曰門人求水而夷射
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鄭袖言鼻惡而新人剝費無
忌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燒芻廕
而中山罪班固漢書曰子翬謀桓而魯隱危欒書構
卻而晉厲弑監牛奔走叔孫卒郈伯毀季昭公逐費
忌納女楚建走宰嚭譖昏夫差喪李園進妹春申斃
上官譖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坎盟宋座
死江充造蠱太子殺息夫作姦東平誅宋景文唐書
效之爲姦臣贊曰三宰嘯凶北奪辰林甫將藩黃屋
奔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

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奔鬼質敗謀興元覺。崔柳倒持李宗覆。東坡贈宋壽昌詩用此法又奇矣。

古今文字繁簡

程去華云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兩字何至呂刑之騰口。蓋古今世變不同而文之繁簡因之。孔子曰夏道未瀆辭推而言之則殷周之辭已瀆矣。韓退之云周公而下其說長。

法言論屈原相如

文選注引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葉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於虛。長卿亮不可。

及今法言無此條

古詩文宜改定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戒出豕之敗駕惕飛鳥之跼衡出
字不如突字杜子美詩大家東征逐子回逐字不如
將字白居易詩千呼萬換始出來始字不如才字詩
文有作者未工而後人改定者勝如此類多有之使
作者復生亦必心服也

訓詁之文貴顯

楚辭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謂甲乙辰謂寅卯逸之
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
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

意本謂日爲甲乙之屬辰爲寅卯之屬而各省二字
後之讀者不曉便謂甲乙爲吉日寅卯爲良辰雖朱
子注楚辭亦誤用俗見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日從
甲至癸也辰從子至亥也此則明白無疵大凡訓詁
之文貴顯如此

○ 古人多譬况

秦漢以前書籍之文言多譬况當求於意外如尚書
云說築傳巖之野築之爲言居也後世猶有卜築之
稱求其說而不得遂謂傳說起於板築雖孟子亦誤
矣伊尹負鼎以干湯謂尹有鼎鼐之才也猶書曰迓
衡云耳橫議者遂謂伊尹爲庖人若然則衡秤也尹

余謂板築亦不妨卜築
時亦不必確
人打堵

曰迂衡其亦舞秤權之市魁乎子貢多學而識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莊子便謂子貢乘大馬中緝表素之衣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誣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聖門四科子貢善言語太史公信戰國游士之說載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文震耀其辭辯利人皆信之雖朱文公亦感之獨蘇子由作古史考而知其妄考左傳齊之伐魯本于悼公之怒季姬而非田常吳之伐齊本怒悼公之反覆而非子貢其事始白若如太史公之言則子貢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

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

一蘇秦耳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韓嬰曲爲之
說曰孔子南行至楚之阿谷見女子有佩瑱而浣者
使子貢挑之不得如韓嬰之言則孔子乃一馬融而
子貢不如盧植遠矣又論語爲命裨諶草創之左氏
遂謂裨諶謀于野則獲蓋因草之一字誣之也孔父
正色而立朝左氏遂謂孔父之妻美而艷蓋因色之
一字誣之也例此以往則國語謂驪姬蝎譖申生必
將如吉甫之掇蜂禮所云諸侯漁色于下即小說家
謂西施因網得之類矣乎姑發此以諭知者

文有傍犯

徐陵賦陪遊馭涉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駕鴛鴦奏新聲

於度曲又云厭長樂之踈鍾勞中營之緩箭雖兩長
樂爲意不同此類爲傍犯又劉禹錫律詩前聯云雪
裡高山頭早白後聯云于公必有高門慶自注高山
本高高門使之高也亦傍犯之例

古文引用

凡傳中引古典必曰書云詩云者正也左傳中最多
又有變例如于產谷子皮云子於鄭國棟也棟拆攘
崩僑將壓焉此乃引周易棟撓凶之義而不明言易
魯穆叔論伯有不敬曰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

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此乃引有齊季女全詩之義而
不明言詩蓋一法也又引書太誓所謂商兆夷民離周
十人同者衆也據太誓原文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省二十字作八字而
語益矯健此蓋省字又一法也卻至聘楚辭享云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所以干城其民也故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已
爭尋常以盡其民略其武夫以爲己腹心故詩曰赳
赳武夫公侯腹心此先言詩意而後引詩辭又一法
也宋陳文簡曰古文取詩云詩取書云書蓋常體也
或以康誥爲先王之令見國語周書爲西方之書見國語

以咸有一德為尹告禮記以大禹謨為道經荀子不

曰仲虺之誥而曰仲虺之志左氏不曰五子之歌而

曰夏訓有之左氏直言鄭詩曹詩國語上稱洵曰武

曰左氏或稱芮良夫左氏或稱周文公國語指那頌

卒章為亂辭國語摘小宛首章為篇目國語數章之

末章既謂之卒章一章之末句亦謂之卒章並左氏傳凡

此似亦畧施雕琢少變雷同作者考焉毋謂無補陳

氏之言予論有契焉故並載之

○古書不可妄改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

胎蝦寒鱉炙熊膳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鮑鱉蓋鮑

古書不可妄改聊舉二端如曹子建名都篇膾鯉膾胎蝦寒鱉炙熊膾此舊本也五臣妄改作魚鱉蓋魚鱉膾鯉毛詩舊句淺識者孰不以爲寒字誤而從魚字邪不思寒與魚字形相遠音呼又別何得誤至於此文選李善注云今之時餉謂之寒蓋韓國饌用此法鹽鉄論羊淹鷄寒崔駰傳亦有鷄寒曹植文寒鷄蒸麇劉熙釋名韓鷄爲正古字寒與韓通也王維老将行耻令越甲鳴吾君此舊本也近刊本爲不知者改作吳軍蓋越甲吾君似是連對不思前韻已有詔書五道出將軍五言古詩有用重韻未聞七言有重韻也維豈謬至此邪按劉向說苑越甲至齊雍門狄

鳴吾君有本

請死之曰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軍左請死之曰吾見其鳴吾君也今越甲至其鳴君豈左轂之下哉正其事也見其事與字之所出始知改者之妄

古文倒語

古文語多倒漢書中行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若今人則云爲漢患者必我也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若今人則云言伐莒者子邪

古文用之字

莊子厲之人夜半生其子又以驪姬作驪之姬地名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

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南沛作南之沛呂覽楚丹姬作丹之姬家語江津作

江之津樂府桂樹作桂之樹文法皆異

古文之奧

孔子出使子路賣兩具有頃果兩子路問其故孔子

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昨莫月正離畢也

他日月離畢孔子出子路請賣兩具孔子不聽果無

兩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莫月

離其陽故不雨史記仲尼弟子傳有子事載此文而

刪月離陽離陰末節盖有深意作傳之旨本以見有

子不如孔子處故不說盡而文益蘊藉如莊子九淵

而止說其三又夔憐蚘蚘憐風風憐目目憐心止解

夔蛇風三句而憐目憐心之義缺焉蓋悟者自能知之若說盡則無味知此者知古文之奧矣

○ 文字之衰

蘇子瞻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原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已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然是時學者不敢異王氏者畏其勢也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

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

南渡以後人人攻之矣。今之學者黃茅白葦甚矣。予嘗言宋世儒者失之專，今世學者失之陋，失之專者一騁意見，掃滅前賢，失之陋者惟從宋人，不知有漢唐前說也。宋人曰是，今人亦曰是；宋人曰非，今人亦曰非。高者談性命，祖宋人之語錄；卑者習舉業，抄宋人之策論。其間學爲古文歌詩，雖知效韓文杜詩，而未始真知韓文杜詩也。不過見宋人嘗稱此二人而已。文之古者，左氏國語；宋人以其爲衰世之文。今之科舉以爲禁約詩之高者，漢魏六朝；而宋人謂詩至選爲一厄。而學詩者但知李杜而已。高棟不知詩者，反謂由漢魏而入盛唐，是由周孔而入顏孟也。如此皆

宋人之說誤之也吁異哉

○舉業之陋

本朝以經學取人士子自一經之外罕所通貫近日
稍知務博以譁名苟進而不知本原徒事末節五經
諸子則割取其碎語而誦之謂之蟲測歷代諸史則
抄節其碎事而綴之謂之策套其割取抄節之人已
不通經涉史而章句血脉皆失其真有以漢人爲唐
人唐事爲宋事者有以一人折爲二人二事合爲一
事者余曾見考官程文引制氏論樂而以制氏爲致
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
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

仕又士子墨卷引漢書律曆志先其筭命作先筭其
命近日書坊刻布其書士子珍之以爲秘寶轉相差
訛殆同無目人說詞話噫士習至此卑下極矣

目學之弊

一傳未終恍已迷其姓氏片文屢過幾不辨其偏傍

李昭
玘

日而月之

唐文粹日而月之星而辰之本莊子尸而祝之社而
稷之語然日月星辰語若出今人之口其不見笑也
幾希

梓澤

滕王閣序蘭亭已矣梓澤丘墟梓澤石季倫別墅也
又山亭序云茂林修竹王右軍山陰之蘭亭流水長
堤石季倫河陽之梓澤

○ 玉樹

左思三都賦序譏楊雄賦甘泉不當言玉樹青葱誤
矣楊雄言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以娛神非
謂自然生之猶下句言馬犀金人也

○ 諸家地理

地志諸家予獨愛常璩華陽國志次之則盛弘之荆
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
操定州之陽望衡封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

州記荊州記載鹿門事云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定州之陽望衡封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尔休暢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危峻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猿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若此二段讀之使人神遊八極信竒筆也記三峽水急云朝發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餘里雖飛雲迅鳥不能過也李太白詩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杜子美云朝發白帝暮江陵皆用盛弘之語也然二公詩語亦自有優劣試與詩流辨之

辨華

張平子西京賦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隋其若削辨華
辨駁華麗也辨古班字又音葩或寫作班梁元帝纂
文云辨華文麗也

昭藐流眇

西京賦昭藐流眇一顧傾城注昭眉睫之間藐好視
容也○今按詩云猗嗟名兮玉篇引之名修顛眉目
之間也字從冥言美人眉目流眇使人冥迷所謂一
顧傾城也昭顛字異音同義

防露之曲

文賦寤防露與素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
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即爲

文賦寤防露與素間又雖悲而不雅注引東方朔七
諫謂楚客放而防露作此說謬矣若指楚客即爲屈
原屈原忠諫放逐其辭何得云不雅防露與素間爲
對則爲淫曲可知謝莊月賦徘徊房露惆悵陽阿注
房露古曲名房與防古字通以防露對陽阿又可證
其非雅曲也拾翠集引王彪之竹賦云上承霄而防
露下漏月而來風庇清彈于幕下影耀歌於帷中蓋
楚人男女相悅之曲有防露有鷄鳴如今之竹枝東
坡志林亦云然則竹枝之來亦古矣詩云野有蔓草
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以此推之防露之意可知

柳子六逆論

柳子厚駁春秋左傳六逆之說曰賤妨貴少陵長遠
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六者亂之本也夫少陵
長小加大淫破義誠爲亂矣然其所謂賤妨貴遠間
親新聞舊雖爲治之本可也何必曰亂夫所謂賤妨
貴者蓋斥言擇嗣之道子以母貴者也若貴而愚賤
而聖且賢以是而妨之其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
從斯言乎夫所謂遠間親新聞舊者蓋言任人之道
也使親而舊者愚遠而新者聖且賢以是而間之其
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
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

爲治本大矣而可捨之以從斯言乎柳子此言是矣
然未究其事與時矣蓋衛將立州吁而州吁乃賤嬖
之子賤妨貴之一言專指州吁此事之不同也若遠
間親新間舊則周之用人尚親親先宗盟而後異姓
魯之大聖如孔子亞聖如顏回固不得先三桓此時
之不同也石碣之言未失也嗚呼世胄躡高位英俊
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爲此詩者其知道
乎此周公所以思成湯之立賢無方而猷畝版築魚
鹽之事孟子特稱之以爲千古之希遇也然則光武
之禮子陵昭烈之顧孔明謂非三代明良之盛事乎

楊文安公戒諭諸將銘

金人敗好率先與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
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上爲社稷下爲生靈
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急相救如子弟之衛
父兄追廉蔭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
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奮當時謂可與陸
宣公奉天一詔同朱子取二句入孟子註則此文膾
炙當代久矣楊公名椿省元眉山人

○李巽巖撰趙待制開墓銘

蜀蕞爾國偏處西南初幸自保社魚栢蠶驟通秦塞

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函取蜀篋胙囊探

歎既野蔓葛仍谷覃山工靡在淵珠莫澹昔萬億穉

開明始貪膠擾肇茲事難盡談秦蕪取蜀篋肱囊探
蘇既野蔓葛仍谷單山工靡在淵珠莫極昔萬億穉
今儲石儼上豈云富下滋不堪役困則傷告病如譚
兵端孰弭寇鋒誰戡蟻聚蠶屯猶虓虎闕公起圖之
寧忍一慙摧茗酒鹽兼用此三織楮寓幣重輕相參
吏姦游賊交鬪並諛止蕃蠅營射沙蜜含苟可救時
荼苦薺甘退省其私不羸一簪公曰我法要祇能暫
彼兵與民互爲矢函長此安窮亂是用餒解而更張
五盞手攬天不慙遺斷鞅脫驂使民至今未弛負擔
豈無若威逞願釋憾公葬久矣幽公沈沈我作銘詩
神明所鑑刻諸北山維石巖巖美其必傳澤詎卒斬

後此千載勿毀勿撼

○ 辭尚簡要

書曰辭尚體要子曰辭達而已矣荀子曰亂世之徵
文章匿采揚子所云說鈴書肆正謂其無體要也吾
觀在昔文弊於宋奏疏至萬餘言同列書生尚厭觀
之人主一日萬幾豈能閱之終乎其爲當時行狀墓
銘如將相諸碑皆數萬字朱子作張魏公浚行狀四
萬字猶以爲少流傳至今蓋無人能覽一過者繁冗
故也元人修宋史亦不能刪節如反賊李全一傳凡
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
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

是
議
極

二卷六萬餘字。雖覽之數過，亦不知其首尾何說起。沒何地宿學尚迷焉。能曉童稚乎。予語古今文章宋之歐蘇魯王皆有此病。視韓柳遠不及矣。韓柳視班馬又不及。班馬比三傳又不及。三傳比春秋又不及。予讀左氏書。趙朔趙同趙括事茫然如墮。矇矓既書字。又書名。又書官。似謎語。誰兒童者。讀春秋之經。則如天開日明矣。然則古今文章。春秋無以加矣。公穀之明白其亞也。左氏浮誇繁冗。乃聖門之荆棘。而後人實以為珍寶。文弊之始也。愛忘其醜。可乎。我太祖高皇帝科舉。詔令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說百八十餘字。遵之。近時舉子之文。冗贅至

千有餘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鑿破題謂之馬籠頭處處可用也又謂舞單鎗鬼一跳而上也起語百餘言謂之壽星頭長而虛空也其中例用存乎存乎謂之謂之此之謂此之謂有見乎無見乎名曰救命索不論與題合否篇篇相襲師以此授徒上以此取士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爲世道長太息矣

邵公批語

先太師戊戌試卷出舉子蹊逕之外考官邵公暉批云竒寓於純粹之中巧藏於和易之內當時以爲名言後觀龍川集乃知爲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

言後觀龍川集乃知爲陳同甫作論法也先輩讀書博且精不似後生之束書不觀游談無根也因書之家乘

○ 歐陽公非非堂記

歐陽公非非堂記云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與其諂也寧訕此非君子之言也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如歐之言是以聖賢所惡者自居也而可乎語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譽可過而毀不可過也大舜隱惡而揚善春秋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其子孫孔子見人一善忘其

百非此近厚之道也如歐之言則訕訐之風盛而不肖之志得矣試取韓文公原毀一篇觀之其立心之公私高下何如哉此說一倡則萋菲貝錦簧鼓陷穽何所不至其不流於小人之歸也幾希

平復燕雲表

王將明作賀平復燕雲表以昆夷維其喙矣對燕人悅則取之鄭達夫亦用上句而下以周公方且膺之爲對語王曰相公屬對甚切舉已對曰此是當家者

○ 吳潛宅撰麻制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

予方重宵旰之憂，汝不以畫錦爲樂，入趨延英之召，
亟奉天章之咨，惟事務之孔殷，顧弊源之滋甚，邪不
可以干正，而君子小人之戒限未明，戎不可以亂華，
而內夏外夷之名分未肅，士氣抑鬱而弗振，民力殫
容而莫紓，在庭狃於意見之偏，在邊玩於守備之弛，
當饋以歎濟川，其誰遺大投艱，孰念教寧之計，任重
道遠，實惟弘毅之賢於乎。詩有天保采薇，當厲修政，
攘夷狄之志，道在中庸大學，尚明治國平天下之經，
惟至誠足以動感神明，惟大公足以信服中外，繫我
耆俊，毋煩訓詞。

二盧

韓文公誌盧殷墓言殷於書無不讀止用爲詩資平生爲詩可誦者千餘篇至今一篇不傳非托於韓文則名姓亦湮矣又會昌中進士盧獻卿作愍征賦司空圖爲之注釋且序之曰氣凌鄴下體變江南間生冠五百年在握照十二乘又言其才情旖旎雅調清越寓詞哀怨變態無窮稱之可謂極至矣而此賦亦不傳二公非妄許人者文章之傳不傳有幸不幸如胡曾詠史詩惡劣之尤而天下誦之豈非幸耶

○張謂贊劉裕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

唐文人張謂評劉裕云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公禍

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此文簡嚴可以誅姦雄於既死矣當表出之

○ 半山文妙

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客傳後云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魯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汚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

妙文

不妄顧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君傳同關紐矣

○ 蔣之翰稱離騷

蔣之翰稱離騷經若驚濤奮湍鬱閉而不得流若長
鯨蒼虬偃蹇而不得伸若渾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
得用若明星皓月雲漢蒙蔽而不得出

○ 集文選文士姓名

梁昭明太子統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
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謂之高齋
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
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十學士集文選今襄陽有文選樓池州有文選臺未
知何地爲的但十人姓名人多不知故特著之

○白渠歌

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鍾成雲
決渠爲兩水流竈下魚跳入釜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百萬餘口○此漢紀
所載比漢書多水流魚跳二句

韓子連珠論

北史李先傳魏帝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韓子
韓非子韓非書中有連語先列其目而後著其解謂
之連珠據此則連珠之體兆于韓非任昉文章緣起

謂連珠始於楊雄非也

○ 雪讚書紈扇

○ 羊孚作雪讚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靡遇象能鮮即潔
成輝拒胤遂以書扇余嘗有夏日詩云紈扇書羊孚
雪玉笛吹李白梅

巧心妍耳

陸機文賦雖濬發於巧心終受歎於拙目袁詵云有
異巧心終愧妍耳自謙之辭也

傳一廖二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

三枚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

吾蜀解元王孝忠鄉試賀平西蜀表中有云川四
三枚彈丸黑子之地傳一廖二成大統函夏之天傳
一廖二乃
太祖御製平西蜀頌中謂傳友德之功第一廖永忠
之功第二也人咸服其博洽

登三乘六

涼謝愛獻晉帝表登三緯地乘六御天宋人德奉三
無功安九有句法祖之

楊炯稱王勃

楊炯序王勃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
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

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僻奧如此

榮露蕭雲

宋書符瑞志榮露騰軒蕭雲掩閣緯書云榮光暴河
休氣四塞天地訢合乃降甘露是謂榮露尚書大傳
蕭索輪囷是謂卿雲温子昇詩桐華引仙露槐彩麗
卿煙皆用此事文人好奇如此

齊書卿煙玉
露旦夕揚藻

雪窖冰天

歎馬角之不生
鬼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遠
泪雨冰天

洪皓祭
徽宗文

草薰

洪皓祭
徽宗文

○ 草薰

佛經云奇草芳花能逆風聞薰江淹別賦閨中風暖
陌上草薰正用佛經語六一詞云草薰風暖搖征轡
又用江淹語今草堂詞改薰作芳蓋未見文選者也

弘明集地芝候
月天華逆風

○ 舜梧堯柳

宋文帝受命頌南通舜梧北平堯柳其句極工且新

○ 望杏瞻蒲

徐陵候安都碑文望杏敦耕瞻蒲勸穡室歌千耦家
喜萬鍾春鷓始轉必具籠筐秋蟀載吟必鳴機杼前

勸耕後四句勸織
孟昶勸農文全用之

崔雍

崔雍吊蕭至忠文曰上蔡之犬堪嗟人生到此華亭
之鶴虛唳天命如何

瓠視

謝靈運山居賦銅陵之奧卓氏充瓠視之端金谷之
華石子致音微之觀注引揚雄方言梁益之間栽木
爲器曰瓠裂帛爲衣曰視

綈袍紈扇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紈扇遺買

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綈匿跡

宋人四六云綈袍贈范叔猶有故人之情。紕扇遺買
臣終致上客之引。○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綬匿跡
人未知也。所交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
遺以紕扇買臣至郡引為上客。

○青案綠瓷

古詩青玉案即盤也。今以案為卓非。孟光舉案即盤
也。若今之卓子豈可舉乎。綠瓷酒器見鄒陽酒賦。

紫莖屏風

楚辭紫莖屏風文綠波注以屏風為草名又曰屏風
謂葉障風。○今按後說最是屏音丙屏風正與綠波
為對最見工緻。宋吳感詩繡被夜歌青
翰檝綠波春漾紫莖風

○ 白間

西都賦招白間下雙鵠揄文竿出比目二句爲對白間猶黃間也弓弩之屬御覽引風俗通白間古弓名文選以間爲鷗非也

○ 明駝使

木蘭辭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今本或改明作鳴非也駝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則走千里故曰明駝唐制驛置有明駝使非邊塞軍機不得擅發楊妃私發明駝使賜安祿山荔枝見小說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

諾臯記序

段少卿諾臯記序云聖人定璇璣之式周禮立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乎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主若列子言竈下之駒掇莊叟說尸下之雷霆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覩委蛇而病愈

千眠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注光色盛貌一作裕綿望山谷青裕裕也見說文轉作芊綿韋莊詩可憐芳草更芊綿

○步有新船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步爲涉謬矣南方謂水際
爲步音義與浦通韓退之乳殘墓志蕃舶至步有下
碇之稅柳子厚鐵鑪步志江之澣凡舟可縻而上下
曰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爲墟水津爲步罾步即
漁人施罾處也張勃吳錄地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
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
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樹萱錄載唐臺城故妓詩云那
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蕭然三家步橫此萬
斛舟

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

伏湛奏

後漢伏湛奏引書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及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不直引其文而曰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曰良哉湛之言亦有左氏國語之遺法乎晉以後不復有此工緻矣

古蜡祝丁零威歌遺句

禮記蜡祝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而蔡邕獨斷又有豐年若土歲取千百增此二句義始足丁零威歌城郭是人民非何不學仙豕累累而循文御覽所引云何不學仙去空伴豕累累增此三字文義始明書所以貴乎博考也

○ 古人僞作外夷文字

○ 余嘗疑穆天子傳西王母歌詞出於後人粉飾且山海經載西王母虎首鳥爪形既殊異音亦不同何其歌詞悉似國風乎又觀後漢書朱輔上白狼王唐叢歌三篇音韻與漢無異愈可疑也唐新羅王獻詩其句法與中唐人若合契宋大中祥符間注輦國入貢上表表辭極偶麗中有云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臣賤如芻狗微類醢鷄虛荷燭幽曾無執贄究其文筆與當時翰苑何差言語不通之國未必能集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人爲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諭以導之無不可者書

老莊之玄言習徐庾之麗句也當時天書尚可入爲
况外夷之貢志在互市罔利論以導之無不可者書
之史冊不待智者能勘破矣

唐明皇詔

唐明皇詔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
誦爲功罕窮旨趣斯二言盡唐人取士之病進士不
通古今如許渾謂宋祖劉裕有三千歌舞至於張打
油胡釘鉸極矣明經有謂堯舜爲一人班固與班孟
堅爲兩人者豈止罕窮旨趣而已

縱囚論

六一公論唐太宗縱囚其說卓矣然予考縱囚自歸

之事不始於太宗後漢之鍾離意南宋之傅翹後魏
之張華原隋之王伽皆然史書之以爲美太宗好名
者蓋慕而效之耳

古文八字四韻

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足與辱拒韻止與殆拒韻
蓋古音殆作以也韓非子名正物定名倚物徙亦以
正拒定倚拒徙也淮南子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馳
亦是韻語古文多用八字之內而四韻者僅見此三
條耳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

誰昔

詩云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爾雅釋之曰誰昔昔也猶
言疇昔也疇亦誰也然則誰昔也疇昔也伊昔也一
也誰昔字文人罕用惟司馬溫公長公主制詞云帝
妹中行周易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肅雍命
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誰昔而
然此制詞之工緻前媿二宋後揜三洪矣豈不善爲
四六者耶

周司寇匭銘

博古圖載周司寇匭銘五句二十字其辭曰作司寇
匭用造用歸維之百寮考之四方求之祐福其文極

古雅當表出之

○ 湖陰曲題誤

王敦屯於湖。帝至於湖。陰察營壘而去。此晉紀本文於湖。今之歷陽也。帝至於湖爲一句。陰察營壘爲一句。溫庭筠作湖陰曲。誤以陰字屬上句也。張來作於湖曲以正之。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三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二卷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三卷

新都楊慎著

從子有仁編輯

○古今賦麗則不同

抱朴子曰古詩今賦麗則不同俱論宮室而奚斯路
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田盧
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
漢之辭何如郭璞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
月何如陳琳武庫之壯乎

○文賦列十體

文賦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
誅纏絲而悽愴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頌優
游以淋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煇曄而
譎誑分文之十體各以四字盡之可謂妙矣往年鶴
州蔡衡仲云東晉尚補笙詩文賦奚傷余漫應曰序
原始以要終記制器而尚象衡仲曰二語妥帖兼是
聖經更無褒彈也

○海賦

文選載木玄虛海賦似非全文南史稱張融海賦勝
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玄虛惜今不傳北堂書抄載其略如湍轉則日月似
驚浪動則星河如覆信爲奇也

○ 鴈賦

劉尚賦鴈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啣蘆而翔以避繒
繳羊祐鴈賦云排雲墟以頡頏汰弱波以容與進凌
厲乎太清退嬉遊于玄渚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
絕貫後不越序齊力不期而並至同趣不要而自聚
當其赴節則萬里不能足其路苟泛一壑則衆物不
能易其所凌空不能頓其翼揚波不能濺其羽浮若
飄舟乎江之濤色若委雪乎崖之阿辭旨超遠出於
詞人一等矣

○ 獵兔賦

夏侯湛獵兔賦息徒蘭圃秣驥華田目送歸鴻手揮
五絃優哉優哉聊以永年其語與嵇叔夜同嵇與夏
侯同時其偶同耶其相取耶嵇詩作華山夏侯作華
田田字覺勝蓋魏都在鄴不應言華山當是華田音
花言華茂之田也亦是奇語

○ 薛綜注西京賦

西京賦繚垣縣聯四百餘里此句本不必註薛綜注
繚垣猶繞了也李善又改垣為亘益不通矣班固西
都賦繚以周墻即此句也垣本是墻何必改作亘唐
人崔塗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秋斷草煙

都賦繚以周墻即此句也垣本是墻何必改作亘唐
人崔塗繡嶺宮詩苑路暗迷香輦地繚垣秋斷草煙
深王和甫冬日詩繚垣烏鵲近人飛其用字固不以
薛注為然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
陶淵明閑情賦祖之

上林賦

程泰之論上林賦三條其見超邁得作者之意今節
其語於此其上篇曰相如之賦上林曰亡是公者明
無是人也既本無此人則凡所賦之語何往不為烏

有也知其烏有而以實錄之故所向駁礙上林本秦
故地始皇陘隘先王之宮庭而大加創治東既極河
西又抵汧終南之北九峻之陽數百里開宮館二百
七十複甬相連窮年忘返猶不能徧而又表南山以
為闕立石胸山以為東門其意若曰闕不足為也南
山吾闕也門不足立也胸山吾門也此固武帝之所
師也所師在是苟有諫者彼有坐睡唾擲而已無自
而入也故相如始而置辭包四海而入之苑內夸張
飛動意若從諛故揚雄指之為勸也夫既勸之以中
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
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

帝欲帝將欣欣樂聽而後徐徐諷諭以為苑囿之樂
有極而宇宙之大無窮則諷或可入也夫諷既不為
正諫凡其所勸不容不出於寓言此子虛烏有無是
所以立也其中篇曰左蒼梧右西極日出東沼入乎
西陂此賦上林所抵也數百里間其能出沒日月於
東西乎又曰其南則隆冬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信
斯言也必并包夷夏縮地南北而始有此古今讀者
偶不致思故主文譎諫之義晦於不傳耳其曰八水
分流則長安實有此水不為寓言然而上林東境極
乎宜春下苑即曲江也曲江僅得分漣為派而漣灑
合會之地已在宜春之北則其地出上林之外矣然

則雖其實有之水亦復不能真確况其紫淵丹水欲
 傳會而強求乎其下篇曰古惟楊雄能知此意故其
 校獵之賦曰禦自汧渭經營豐鎬此則明命其實矣
 至於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則關中豈能辨此也又曰
 虎路三峻圍經百里此則可得而有也至謂正南極
 海邪界虞淵此又豈關境所能包絡哉雄之此意正
 倣相如諷勸相參不皆執實兩賦一意也說者不知
 出此乃從地望土毛枚舉細較是癡人說夢也班固
 曰亡是公言上林廣大水泉萬物多過其實非義理
 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
 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鑿與田侯牟約牟背

所止故刪存其要歸正道而論之推此言也則雖班

固亦自不解也予觀莊子云魏瑩與田侯牟約牟背
之瑩怒將伐之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
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
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有所
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
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為
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
遊心於無窮而返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
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與蠻氏

有辨乎君曰無辨客出而君倘然若有亡也蓋自悼其所爭之細也東坡曰淳于髡言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閣之會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深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自托於放蕩之言而能止荒主長夜之飲世未有識其趣者愚謂長卿上林之賦意實若此能通莊氏之寓言兼戰國之游說而後可以得其旨也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辯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

於議博

瓶未免

所曰行

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觀說苑及晏子春

秋所載，以諷而從者，不可勝數。蘇洵作諫論，欲以儀

秦之術而行，逢干之心，是或一道也。故戰國諷諫之

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楊子校獵得

之。予嘗愛王維溫泉寓目，贈韋五郎詩云：漢主離宮

接露臺，秦川一半夕陽開。青山盡是朱旗遶，碧澗翻

從玉殿來。新豐樹裏行人度，小苑城邊獵騎迴。聞道

甘泉能獻賦，懸知獨有子雲才。唐至天寶宮室盛矣，

秦川八百里，而夕陽一半開，則四百里之內，皆離宮

矣。此言可謂肆而隱，奢麗若此，而猶以漢文惜露臺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未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未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

之費比之，可謂反而諷。未句欲韋郎效子雲之賦，則

其諷諫可知言之無罪聞之可戒得楊雄之旨者其
王維乎

上林賦連綿字

上林賦垂條扶踈落英幡纒紛溶箭蓼猗猗從風瀏
莅蒹藪數句皆言草木從風之形與聲也但其用字
既古其音又與俗音不同今略解之○紛溶猶丰茸
也箭蓼即蕭森猗猗猶猗那也字亦作旖旎又作猗
儺瀏莅即沅麗蒹藪即藪吸藪古作蓼見石鼓文省
寫作蒹五臣注遂誤以為卉字按長門賦列丰茸之
游樹謝靈運詩生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

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箭蓼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

游樹謝靈運詩生長皆丰茸則紛溶丰茸一也杜詩
巫山巫峽氣蕭森則筍簦蕭森一也毛詩猗儺其枝
楚辭紛旖旒乎都房阮籍詩猗靡情歡愛則猗猗也
倚儺也旖旒也猗靡也一也陶弘景詩悽切嘹啞傷
夜情趙彥昭詩流麗鳴春鳥則流麗與嘹啞及流麗
一也杜詩秋風歛吸吹南國則歛與歛吸一也字
有古今音有楚夏類如此聊舉其略爾

郭玆蜜賦

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鮮玉潤髓滑蘭香

搗素賦

文選雪賦注引班婕妤好搗素賦疑非婕妤之作蓋亦

卓見也。此賦六朝擬作無疑。然亦是徐庾之極筆。

○黃滔律賦

黃滔律賦如明皇回駕經馬嵬云。日慘風悲。到玉顏之死處。花愁露泣。認朱臉之啼痕。褒雲萬疊。斷腸新出于啼猿。秦樹千層。比翼不如于飛鳥。景陽井云。理昧納隍。處窮泉而詎得誠乖。馭朽攀素綆以胡顏。又無名氏作孟嘗君夜度函谷賦。嘆秦闕之百二難騁。狼心笑齊客之三千不如鷄口。亦可喜也。

○秦少游單騎見虜賦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塲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

悲極

逝

劫

單騎見虜賦秦少游場屋程試文也其略曰事方急則宜有異謀軍既孤則難拘常法遭彼虜之勁悍屬我師之困乏較之力則理必敗露示以誠則意當親狎我得撤衛四環去兵兩夾雖鋒無莫邪之銳而勢有泰山之壓踞鞍以出若箴擒虎之威失隊而驚如棄華元之甲此即一篇史斷今人程試之文能幾有此者乎一本作果吾父也遂有壺漿之迎見大人焉盡棄犀渠之甲

白牛溪賦

王無功云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竒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人

楊升菴文集 卷一
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
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
為可與白牛連類今寫為一本今此二賦俱不傳

○雪賦月賦

文選謝惠連雪賦謝莊月賦二篇詞林琮之唐子西
謂月不如雪謬矣論體狀景物蘊藉風流則無優劣
然月賦終篇有好樂無荒之意近於詩人之旨雪賦
之終云節豈我名潔豈我貞無節無潔始成何人與
其秋懷之首句平生無志意同一自敗之旨朱文公
云無志意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于
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一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云無志音殆不成人信矣惠連希逸終身人品亦于
二賦之尾叶焉世徒賞其春華一不可不考其秋實也

坡賦具禪機

高僧傳神鼎問於利貞曰萬物定已否貞曰定已鼎
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有生必死有死即生何得定
耶貞曰萬物不定鼎曰若不定何不指天為地呼地
為天召星為月命月為星耶貞無以應大理楊伯清
舉此以問余余曰東坡有暗答矣自其變者而觀之
則萬物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萬物與
我皆無盡也伯清曰是則拈古欲公重說余曰定者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定者一彈指間經千萬劫也

唐太宗昭陵六馬圖贊 附跋

附跋

太宗昭陵六馬圖石刻在秦中其一曰拳毛騏黃馬
黑喙平劉黑闥時所乘前中六箭背三箭贊曰月精
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其二曰什伐赤
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前中四箭背中一箭贊曰
溼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其三曰白
蹄烏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所乘贊曰倚天
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
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所乘贊曰應策騰空
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紫鶯
騷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鶯超躡骨騰神

承聲半漢八險摧敵乘危濟難其五曰颯路紫紫鸞

騶平東都時所乘前中一箭贊曰紫鸞超躍骨騰神

駿氣龍言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青騅蒼白雜色平竇

建德時所乘前中五箭贊曰足輕雪影神發天機策

茲飛練定我戎衣元學士王惲跋云物之賢否一定

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

剪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為像題真以贊用傳不朽何

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

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

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

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夫贊殷仲容撰書則歐陽詢也

徵孔明較髀何如

太宗十驥贊

唐太宗回鶻十驥贊殊毛共櫪狀花蒞之交林異色同群似雲霞之間彩亦奇俊語也

茶夾書燈二銘

程宣子茶夾銘曰石筋山脉鍾異於茶馨含雪尺秀啓雷車采之擷之收英歛華蘇蘭薪桂雲液露牙清風兩腋玄圃盈涯晁無咎書燈銘曰武子聚螢孫生映雪雪固易消螢亦易滅惟此銀缸不疚其光黃簾綠幕永夕煌煌經史在右子集在左如或不勤負此燈火余少讀書每夕煮茶書此二銘於座右今老矣不復夜讀茶亦以脾寒而廢書此二銘以傳同好

書燈銘

佳

佳

燈火。余少讀書，每夕煮茶書。此二銘於座右。今老矣，不復夜讀茶，亦以脾寒而廢書。此二銘以傳同好。

鏡銘

古鏡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鉛錫，清如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東坡曰：清如明如者，而也。若左傳星隕如雨之例，又一面云尚方作鑑，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壽如金石，嘉且好。又潁州頓氏一鏡銘云：鳳皇雙瓊瑤，裝陰陽，合為配。日月常相會。此銘辭古雅，錄者多逸字逸句，故不厭重錄之。

鑑銘

精且清
如孰是

漢有鑑銘二見博古圖其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和
以銀錫精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
其二云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
泉飢食棗又二首其一云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
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日開輪率舞鸞鳳奔走
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其二云練形神治瑩質良
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窓繡
幃俱照秦宮蓋唐人作也

傅玄燭銘

焯煌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
炳若朝陽

焯焯丹燭。焰焰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朝陽。

○金谷序

世說新語謂王羲之。作蘭亭記。人以方金谷序。羲之甚有欣色。金谷序今不傳。其實蘭亭之所祖也。余舊得宋人石刻一本。今錄於此。其辭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之屬。莫不畢備。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為娛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賓共送往澗中。晝夜游宴。屢遷共

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次時琴瑟笙筑合在車中
道路並作及佳令鼓吹迭奏遂各賦詩以叙中懷或
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
列叙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
其覽之哉

○ 蘭亭記

○ 文選不收蘭亭記議者謂絲竹管絃四言兩意非也
絲竹管絃本漢書語古人文辭故自不厭鄭重如易
曰明辨晰也莊子云周徧咸詩云昭明有融高朗令
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

○ 遙遙邛郫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

終宋玉賦旦為朝雲古樂府云暮不夜歸左傳云遠
式遙遙邶鄆淳碑云丘墓起墳古詩云被服羅衣裳
莊子吾無糧我無食後漢書食不充糧在今人則以
為復矣

○ 廬山記

慧遠有廬山記文多竒語唐以下文人遠莫能望如
云風雲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崖仄宇峭壁萬尋幽
岫穹崖人獸兩絕又其泉湧出冷暖與寒暑而相變
盈減經水旱而不異造語尤竒

○ 五色賦記

衡山縣志遺逸門一段云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

白賦

孫門下以文藻知名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
曰曉入梁王之苑雪滿群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
里觀謂豹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
燎於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漂杵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贖啣枚之際半夜失蹤達磨面壁以來九年閉
目座中一客賦青云帝子之望巫陽遠山過兩王孫
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甫柴門之外兩
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照文山評月明千里
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著跡且燎原事與田單不
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
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

差勝

相干一客改之曰堯時十日並出爍石流金秦宮三
月延燒照天燭地余謂曰血曰火及十日並出秦宮
延燒皆非佳境或改之曰孫棹賦天台景高城霞起
而建標杜牧詠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稍有風韻
又賦黃曰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
霜清彭澤信勝舊矣黑賦亦非佳况今別擬一聯云
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黃棘

薛符溪楚辭悲回風云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
枉策蓋秦楚嘗盟於黃棘後懷王再會武關遂被執
是黃棘之盟楚禍所始朱子以黃塵荆棘解之謬矣

大顛書

韓文公與大顛書蘇東坡則力言其爲僞朱晦菴則力辯以爲真黃東發以真僞不可曉愚按東發朱子之徒而其說如此天下之公言也昔歐陽公不以始倡古文許尹師魯評者謂如善奕者常留一著歐公之於師魯留一著也然則朱子之於韓公亦猶歐陽之於師魯乎不然朱子豈不知大顛書詞非韓公之筆東坡之言爲可信又豈不知外集非韓公文李漢之序可據耶韓書刻石於靈山禪院乃僧徒妄撰假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

韓公重名以尊其道亦猶懷素假李白歌稱其草書

獨步也懷素草書歌人皆信其非白作而獨以大顛

書為出於韓何哉卓哉李漢之先見乎序公之文曰

無有失墜總其目以七百正慮後人羣入闌增以誣

韓公耳古人謂公論百年而定若此者雖千年猶不

定也

祖龍沐猴

杜牧之文祖龍之吞六國沐猴之破五侯假對皆工

亦文之一巧

易林

焦氏易林西京文辭也辭皆古韻與毛詩楚詞叶音

音鑿羊相

一厠也一曰相

士之前也

○

相合或似詩或似樂府童謠觀者但以占卜書視之
過矣如夾河為昏期至無舩搖心失望不見所歡如
三驪負衡南取芝香秋蘭芬馥利我少姜如鬪鬪齧
齧貧鬼相責無有歡怡一日九結如三夫共妻莫適
為雌子無姓氏父不可知其辭古雅魏晉以後詩人
莫及又如憂思約帶即古詩去家日以遠衣帶日以
緩也而以四字盡之如簪短帶長尤為奧妙簪短即
毛詩首如飛蓬也帶長即衣帶日以緩也兩詩意以
四字盡之解我鬻春即毛詩憂心如擣也影略用之
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日睽睽韓
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

最為玄妙且其辭古之文人亦多用之六日睽睽韓
文祖之曰萬目睽睽九鴈列陣王勃滕王閣序用之
酒為歡伯白雲如帶穴蟻封戶天將大雨唐詩多用
之他如雌鸞生鵬又文山鴻豹肥脂多脂鵠名鴻豹
以鵠善食鴻為鴻之豹猶言魚鷹也亦僅見此可補
爾雅其云仞如旦飢即詩怒如調飢據韓詩作朝飢
言朝飢難忍也此云旦飢蓋與韓詩合可證調飢為
朝飢無疑也其云大樹之子百條共母當夏六月枝
葉盛茂鸞鳳以庇召伯遊暑遊暑避暑也此即用詩
其棠事遊暑憇其棠蓋古說如此今注謂召伯聽訟
於其棠之下成周之時制度文物備矣豈有以召伯

之貴而坐於其棠樹下如老人里長斷爭鷄之訟者
乎遊暑之說蓋近於人情物理也其曰舜登大禹石
夷之野又可證禹生石紐村之事此皆有裨於經史
又不但為脩辭之助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

宋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上疏極數韓侂胄之
惡其略云程松之以納妾求知倪僕以售妹入府蘇
師旦以獻妻入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
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
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侂胄怒下之大理

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

且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書奏仇胄大怒下之大理
貶建寧園工部郡守傅伯成憐之命獄卒使出入無
繫伯成去郡岳遂庾死獄中岳之忠節灼灼如此近
觀歷代名臣奏議及宋諸臣奏議可謂詳備而岳之
奏不在其中乃知古忠臣義士湮沒不聞者多矣故
表出之

怒字

左傳林楚怒馬及衢而騁莊子草木怒生又說大鵬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林希逸曰莊子好用一怒
字王介甫詩山木悲鳴水怒流此老善用古人好字
面

錢神論

晉惠帝之時。賄賂公行。魯褒所為作錢神論也。余觀類文同時。綦母民成公綏。皆有錢神論。各一篇。民之論略曰。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錫為少婦。庚辛分土。諸國皆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尹世。大儔茲也。貪人見我。如病得醫。飢享大牢。未足為飴。綏之論略曰。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惟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塗之士。執我之手。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鬼可使。豈虛也哉。幽求子云。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紫電清霜

可以使鬼者錢也。可以使人者權也。蓋亦同時之語。

紫電清霜

三國典略曰：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携，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甲犀渠，皆是雲臺之仗。唐王勃滕王閣序：紫電清霜，王將軍之武庫；正用此事。以十四歲之童子，曾中萬卷千載之下，宿儒猶不能知其出處，豈非間世竒才。杜子美韓退之極其推服之良，有以也。使勃與杜韓並世，對毫恐地上老驥不能追雲中俊鶻，後生之指點流傳妄哉。

文章狀物

檳榔

小畫

嵇含南方草木狀云檳榔即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
本不大上枝不小稠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
頂有葉仰望耿耿如插叢蕉於竹杪風至觸動似舉
羽扇以掃天俞益期與韓康伯牋云檳榔木大者三
圍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栖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
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榭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
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步
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此分明畫檳榔圖也毛
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薔薇實如
拼欄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

荔枝

拼欄葉如丁香根如胡桃白居易荔枝圖序云荔枝

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小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

夏熟朶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瓢肉

瑩白如冰雪漿液其飴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

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

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此分明為二物傳神也傳肱

鱗譜云鱗鵲眼鱖足蛭腦蜩腹其瓜類拳丁其螯類

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

真如繪鱗焉宋以後人豈能為此等語乎

空遊

椰子厚小石潭記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

鱗

依此語本之酈道元水經注淶水平潭清潔澄深俯
視游魚類若乘空沈佺期詩魚似鏡中懸亦用酈語
意也

○ 落霞秋水

文選褚淵碑風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庾
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隋長
壽寺舍利碑浮雲共嶺松張蓋明月與巖桂分叢王
勃滕王閣記語本此然王勃之語何嘗青出於藍
曰前無古人可也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三卷終

太史升菴文集五十三卷終



